

与伴侣一起,从家乡青岛开车出发,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旅程。其中一段由G219喀什叶城的0公里起步,经过“十六个达坂,四十四道冰沟,平均海拔4500米,跨越昆仑、喀喇昆仑、冈底斯、喜马拉雅四大山系……”这就是阿正中篇小说《上山》主人公经历的路程。

这段路,兼具新疆的苍茫博大,西藏的奇峭瑰丽。赛图拉,埋葬西天取经僧人的地方,意为古墓,汉译的意思是殉道者。奇台达坂,没有树丛,没有鲜花,偶尔可见露出地面的简陋地窝子,那就是解放军的营房。康西瓦,黑色山岩上,战士们用白色石头摆成一顶钢盔和一把刺向天空的刺刀,凛凛然不可侵犯。班公措,半为甜水,半为咸水。泉水湖,也被称为死人沟,是由疆入藏的第一个关口,海拔5150米。多玛,穿越死人沟后的第一个检查站。驻守在这里的战士见到毕岸临汽车上的“鲁”字牌照,惊喜地向屋里喊叫起来,“武胜,你们老家来了!”武胜涨红了脸,自报家门道:“我郛城的。”这种心情和感觉,若不亲临其境,永远也难以体会。这条路上,还留下过孔繁森的足迹。

这里异常艰苦,这里英雄辈出,仅康西瓦陵园就长眠着一百多名解放军烈士。

《上山》是一部游记体小说。作者在写景状物抒情的过程中既在讴歌献身祖国的英雄,也冷静地面对生活现实。这趟行程,是一对退休老夫妇的冒险观光之旅。但与毕岸临和金小提一路同行的三拨路友中,有四个人是为了特殊目的从数千公里外专程而来的。

王老(耀)吉,河南人,七十多岁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疾病。自知来日无多,时不我待,专门考了驾照,在好心邻居陪伴下,带着亡妻的骨灰盒,以年迈力衰之躯自驾走上G219。他的儿子在修筑中巴公路时牺牲,安葬在康西瓦烈士陵园。老伴临终时嘱托他,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盒与儿子的灵柩埋葬在一起,哪怕是“隔着一碗汤的距离”。在边防官兵协助下,他找到了儿子的坟墓,老泪纵横,哭天抢地欲撞向儿子的墓碑,想要一家人在这里“团聚”。

方平,石家庄人,与妻子蒯玉珍驾着一辆房车走上G219,一出场就因一起交通事故差点殒命。车子从盘山公路悬崖峭壁上摔下,落在另一段路面上,翻了个360度的大筋斗却无有大碍。蹊跷的是,夫妻俩都没系安全带。原来,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了断此生。方平拖着一条假肢,用尼龙兜盛放着自己残肢的碎骨头,他唯一的愿望是死后能有人为他连接到残肢处,留下个全尸。因为他在过往的人生旅程中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以致肢残,心残,万念俱灰,最后终于在纳木那尼寻到了安息之地,他的爱人也因高反缺氧倒在了这里。

最有启发意义的是那个贯穿于整个旅程故事的栾青风,50岁,离异,青岛郊区人。怪异的神态和举止行为让人觉得她精神不正常,说话语无伦次,傍晚独自上路,私闯军事禁区。原因是,她曾幻想一夜暴富,走火入魔地参与了广西的人头传销活动,结果搞得倾家荡产,并连累了几乎所有的至亲好友,欠了一屁股债,没有脸再活下去,于是独自驾驶一辆借来的切诺基到这条天险国道上来“找死”。一路上所见所闻所经历事件的强烈震撼,唤醒了她心灵深处久已泯灭的人性,幡然醒悟,决定重新寻找自己美好人生的起点。

正如小说主人公毕岸临所说:“人生来世上潇洒走一回,走了吗?体验越丰富,人生越充实,那么体验了吗?最后体验了多少?最后——爱国是不是首先了解这个国。”

毕岸临夫妇在《上山》中的形象是赤诚爱国、慷慨热情、善解人意,文质彬彬,充满妥妥的正能量。什么人就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人专遇什么事。如果不是他们一路所倡导的“主旋律”,途中所邂逅路友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局。人间的大爱无处不在,即使在荒无人烟的雪域高原之上,也是一道绚丽的彩虹。从书中人物命运的时间线索来看,涉及从20世纪50年代末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种种生活现实,可称之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微型断代史。

G219新藏线像一块巨大的磨砺石,凡是走上这条路的人,都会在跌宕起伏的生死经历中磨砺掉滚滚红尘沾染在心灵上的尘埃污垢,彰显出闪闪发光的高尚人性。奏响一曲悲怆雄壮的天籁之歌,从雪域高原传送到神州大地,这才是这部作品的主题所在。我们也可以解读出它的象征性意义,漫长艰辛的奋斗征程,造就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优秀品格。所有的美好风景都深藏在坎坷颠簸的经历中,所有的辉煌成就都是一代代人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得来的,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

作者简介:李生德,李沧区文化馆文学创作馆员,著有中篇小说《背弓的人》《最后的知青》等。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島」
扫码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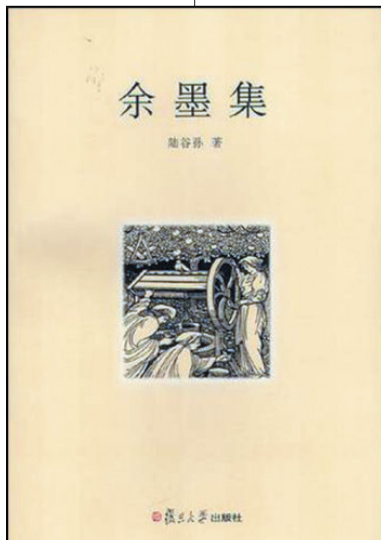
阿正中篇小说《上山》：灵魂净化之旅

◆李生德

余墨不染尘埃

——读陆谷孙散文集《余墨集》

◆曹春梅



《余墨集》是《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先生的散文集。《英汉大词典》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全二卷,收词20万条,设附录14种,共约两千万字。这么一部卷帙浩繁的辞书,倾尽陆先生一生的心力。

在复旦教书育人的同时,陆先生不辍笔耕,收入其《余墨集》中的文章不仅有种种情趣,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人格、文格,更是令人倾慕不已。

撼人心魄的是书中的“师友忆往”一辑。《秋风行戒悲落叶》是以学生的视角,记录复旦外文系早已作古的各位师长。识书识人的系主任杨岂深为复旦图书馆留下丰厚的家底;自学成才的葛传棻教授熟稔语词,与翻译“不共戴天”;“蛋头”林同济教授开创了复旦外文系文本一手阅读的莎剧教学传统;笑声爽朗的徐燕谋教授教英文却以中文文论、诗论为根基……这些教授中,徐燕谋是作者的导师,深情自不一般。因此,作者额外撰文《好向渊明学率真》记录并悼念师生生平。两文参照,徐燕谋教授学贯中西古今,豪放直爽的性格呼之欲出。徐教授著文编书莫不任愉快,上起课来则深入浅出,妙语连珠,灵感来时更会忘情地在课室过道穿梭疾行,把学生的脊背当作书桌,拍“案”叫绝,引得四座活跃,于欢声笑语之中汲取知识。徐燕谋教授学问好是一个方面,影响陆谷孙先生更深的是他的高风亮节——淡泊自居的清高,狷介刚直的傲骨,不蒙浊尘的率真。据记载,20世纪50年代,徐教授有机会出国教授汉语,这种难得的机会居然被他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吴语口音较重,怕误了洋人子弟。虽有公费医疗,但多病的十几年间一直自费。做人自律如此,做学问更是精心。汉诗工七律,但不以发表为乐,原因是修养尚不到家而急着写诗容易流于声病和藻绘。当年学习英文时与钱钟书先生是同学,编过高教部统编专业英语教材系列中程度最高的两册。提倡修习英文首先要增强母语根基修养,“植木无根,生意无从发端矣”。对学生背后褒扬,当面训诫,措辞严厉。“多听少说”“静水深流”“勿无病呻吟”“力戒藻绘”“谈虚语玄,和者必寡”“不脱依傍,何论登峰造极”……此等话语,想必让学生印象极深,故引述凿凿。但为师者的深情与真诚也坦然纸上,为学生怀念并书文追悼。

严师出高徒。与这一影响相对应的是陆谷孙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所以钱钟书的《管锥篇》三联版,杨绛点名要陆先生校核。《英汉大词典》第一版陆先生是学着参编,第二版煌煌巨著则是主编。而《新英汉词典》印数已达900万册,被戏称上海译文出版社效益很不错的“现金奶牛”。而陆先生本人对布满商机的市场并不怎么感兴趣,而是固守辞书编纂、莎士比亚研究等,还提出一整套英语学习规范,要求对文本深研、精读。于英语之外提高汉语修养,于语言技能之外必须注意文化素养和人格的培养,提倡“知识至高无上的自恰性”,并坚持这一标准,以期使中国能有坚实的英语人才。对于学界乱象,也在文中多有抨击。看得分明,敢于说话。有徐教授之风,但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书中记录,陆先生家人都在国外,唯有他自己孤悬上海。为什么不回去美国拿绿卡,回答说要像钱钟书、杨绛先生那样“做倔强的中国人”。在治学方面,陆谷孙先生的博学已经让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了,但在他的心中,自己的学问尚不足上一代学人的百分之一,尤其在偶像钱钟书、杨绛面前。《灵光隳矣》一文中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机缘巧合,陆谷孙先生得到过钱、杨的两本藏书。“只见页边以飘逸的笔迹,用汉、英、西、德、意、法、拉丁文批注连连。很多是我看不懂的,对于能看懂的那部分,不是翕然景从,就是为注家的闳大广博心折。”这是陆谷孙先生由衷钦羡钱、杨的开始。校核完《管锥篇》,陆谷孙又慨叹:“我生也晚,错过了《管锥编》的中华第一版校对。”

言者谆谆,听者轩渠。翻开《余墨集》,除了精美的语句,陆谷孙先生的汉语词汇也令人惊讶。“时代递嬗”“率尔操觚”“付之阙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例证丰赡”“光阴荏苒隙驹不留”“世情丕变”“裹足蹈袭”“孜孜矻矻”“间间小智闲闲大智”“犷犷嗜利”“镂心别肾”“妍谄老诈”“英蕤窃窈”“绝裾谢世”“流麦聚萤”“美闷春融”“学殖謏陋”“如矢斯棘”等等,学养之丰富,令人啧啧。都说中国传统文化断层严重,但在陆先生的文章里,深感文脉尚存,年轻一代学习陆先生要下的功夫,尤其是童子功不可或缺。

《余墨集》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书中“清议絮语”里的“人蚊对话”欢喜可爱;“浮世杂感”里,则直面世事,一片赤诚;“旧日情怀”关注精神文化发展;“闲读偶得”“美国札记”趣质相宜。

总括全文,真气流畅无碍。这可能就是陆先生家训“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世”的文字版写照。为人若此,为文也若此,陆先生令我辈欣羨。

作者简介:曹春梅,高中语文教师。